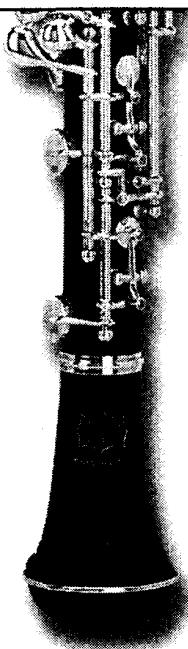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所有作曲家中，个性最突出的莫过于理查·施特劳斯了。施特劳斯1864年1月11日生于德国慕尼黑，父亲弗朗茨是慕尼黑宫廷乐队著名的圆号演奏家。施特劳斯生于音乐世家，幼年便开始学习音乐，很早就显现出了音乐的天赋与才能，后来在慕尼黑宫廷乐团首席指挥麦耶尔的指挥下，研究古典音乐，钻研作曲理论，创作了一部大型奏鸣曲，一首弦管四重奏，一首钢琴与管弦乐小品，一首专为器乐谱写的《圆号与管弦乐协奏曲》，得到当时人们的赞颂。在古典主义音乐浓厚的家庭氛围中，父亲弗朗茨只允许莫扎特、海顿、贝多芬、门德尔松、舒曼和勃拉姆斯等人的音乐进入家门，而像李斯特、瓦格纳和一切新乐派的作品一概拒之门外，可是后来施特劳斯的一位朋友——亚历山大·里特向他介绍了李斯特和瓦格纳以及“未来派音乐”，戏剧音乐的魅力给他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。

1892年，由于健康的原因，施特劳斯曾在意大利作了较长期的旅居，在意大利休养期间，使他有幸饱览了意大利的风光和文化艺术，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他像尼采一样，梦想着创作出一种更深刻、更有力，也许是更为刺激而神秘的音乐，一种超德意志的音乐，这种音乐面对蓝色的、迷人的大海和地中海上面那明朗的天空时，不会消失，不会苍白无力和暗淡无光。他既具

赋予双簧管自由 生命的浪漫巨作



——R. 施特劳斯的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 文/朴长天

有音乐家和诗人灵魂，又是一位尼采哲学培养起来的思想家，他喜欢天真活泼、富于变化、生机勃勃的形象。在他的一系列交响诗中，他把自己浪漫色彩的悲观主义，对于世人的蔑视、嘲讽和那种傲慢的个人主义表达得深刻无比、淋漓尽致。

在施特劳斯漫长的创作生涯中，有着两个迥然不同的创作时期。早期他的作品受传统的古典主义风格影响较深；后期，他突然发现了李斯特和瓦格纳之后，思想感情完全被戏剧音乐所吸引，从而使他致力于交响乐与歌剧的创作。施特劳斯把19世纪带有故事内容和图画般的音乐推向了极致，他的交响诗是管弦乐作品的宝库。在一些作品里，他早就使用了一些现代音响效果。这些作品充满了运动和姿态，充满了易激动的音响和感情。

《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》是施特劳斯80岁高龄时的作品，是一首双管编制的轻快协奏曲。值得我们瞩目的是，晚年的施特劳斯特别喜欢木管乐器，写出许多施展此类乐器技巧的作品。诸如为16件管乐器而写的两首小奏鸣曲（1943年—

1945年),双簧管协奏曲(1945年-1946年),单簧管与低音管小协奏曲(1947年)等。尤其这首《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》,可以说是给双簧管演奏家提供了非常贵重的曲目,目前也是国际双簧管比赛曲目中的决赛曲目,国外西欧音乐院研究生必奏曲目之一。在施特劳斯的一生中,他始终对木管乐器情有独钟,同时对其任何一种细微的奏法都了如指掌。不过,《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》的整体,竟如此地为双簧管的特性所主宰,所有的一切都如此地为配合并发扬双簧管特性而创作,的确是值得我们敬叹的。正如肖邦的钢琴协奏,其生命就在钢琴,钢琴主宰了协奏曲,同样,这一首乐曲也是双簧管涵盖了所有的一切,任何一个主题都有乐器的独特性,即连形式也赋予了没有双簧管就得不到自由的生命。

《双簧管D大调协奏曲》作品分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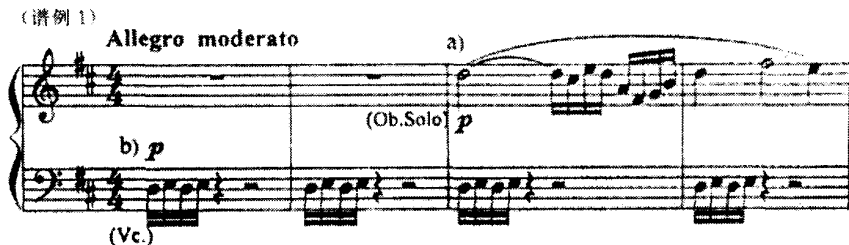
作曲时期: 1945年在卡尔密斯迎接了二次大战结束的施特劳斯,同年的10月8日移居瑞士,至第二年的1946年止,住在苏黎世近郊的巴登,而这首双簧管协奏曲就是这一时期在瑞士醉人的湖光山色中写成的。

初演1946年2月16日,在苏黎世,马尔赛尔·赛耶主奏,安德烈埃指挥,苏黎世音乐堂管弦乐团初演。

演奏时间: 约23分钟

乐器编制: 主奏双簧管、长笛低音管二、圆号二、弦五部;英国管(F调双簧管)、单簧管。

第一乐章: 中庸的快板(allegro moderato), D大调, 4/4拍子。全曲不间断地连续演奏,分三个乐章。第一乐章犹如一首极为自由的双簧管幻想曲。大致可分三段,就像施特劳斯的许多交响诗中所看到的,略含有奏鸣曲形式的统一性。此外,全曲的整个特征是所有出现的主题各有其自由的变貌,以展开其幻想的乐调。因此,全曲的统一,与其说是靠主题,不如说是由各部分的每个动机来造成,这一特征来自他的自由的旋律,这一点,给人犹如莫扎特的音乐之感,乐曲是由大提琴所刻画的弱奏音型而开始(谱例1)。从这一奇特的开始会预感得到,这一动机将在后面有它极为重要的功用。以此为伴奏,立即奏出来的主题是那么自然而舒畅,富有精细微妙的双簧管特有音色。当这一主题由双簧管长长地、自由地



展开时,伴奏的动机转移至低音弦各声部,不久后,主题精致细微的动态也为单簧管承接,以强奏进入管弦乐的总奏。至此,伴奏的动机才开始由小提琴朗朗地奏了出来。接着当双簧管再度出现之后,便奏出这一动机的新经过主题,而管

弦乐则以A大调奏出温和的副主题。

(谱例 2)



继由木管乐器的微妙音色加上了这部分柔和色彩之后，双簧管接着出现幻想曲风格的新主题，与单簧管微妙地绞缠。

(谱例 3)



接着进入由F大调的和弦奏出活力充沛的极快板(vivace)后，曲趣更加趋于高昂。

(谱例 4)



管弦乐以木管乐器和弦乐华丽地唱出(谱例3)的主题，达到这一精细入微的音乐高潮顶点，到了回旋曲主题的地方即恢复平静，由双簧管的优雅经过句而连接放主题(谱例1)的再现，从这一段开始，后面几乎都不变地严守原来的D大调。在这一段里，特别将副主题(谱例2)做尽情抒唱，使整个乐曲溶化于这一主题的田园情调里。接着把(谱例3)的主题奏得更为优雅。当开头的伴奏动机再度出现于低音弦，相应的木管乐器音响也逐渐减弱而消失时，便很自然地产生下一个乐章的伴奏音型。

第二乐章：行板(Andante)，降B大调，3/4拍子，这里的伴奏音型是由第一乐章的2个动机(参考谱例1的伴奏动机与谱例2的开头)构成。

(谱例 5) Andante



在此上面所奏的双簧管主题，是最适合以双簧管来表现于(谱例2)的乐句，中提琴则随即以(谱例1)的动机附随。这里的伴奏是将即出的动机予以组合并非

常复杂，而在此所奏出的副主题却朴素而优美(谱例6)。

(谱例6)



主题再度回来之后，伴奏极其细致入微。由谱例6出发的双簧管的华彩乐段，虽然听起来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沉稳味，但是却充分发挥了弦乐器所拥有的特性，到了弱奏的颤音告一段落后，突然以快板进入于终乐章。

第三乐章：快板(vivace)，D大调，2/4拍子。终乐章是很有活力而又充满了机智的回旋曲。对于前所未有的明确的节奏，以双簧管尖锐的音色承接其强音，断然切断前乐章的抒情性。回旋曲的主题首先在长笛增添色彩之下，由双簧管奏出来，(谱例7) 逐渐增加音量而成为总奏，主奏则暂时休止，于是双簧管带着回

(谱例7)



旋曲的第二主题再次登场，惟有这是由分散和弦而成的装饰性音型，只不过是跟着弦乐所奏的旋律出现而已。

(谱例8)



不过，这一音型却越来越浮现起来，在各声部相继出现，当低音弦乐突然强有力地出现第一主题时，以总奏强调这一主题开头的节奏，形成活力充沛的部分。接着双簧管奏出优雅的插入乐句，惟有这是属于类似(谱例2)的一种回想。总奏将此柔和地反复过后，再度回到回旋曲主题。于是弦乐与双簧管错开两小节交相奏出主题，接着是单簧管、双簧管、大管交合演奏起来织成细致的循规曲(卡农)。第二主题(谱例8)，这次却改以D大调奏出，在中提琴的旋律粗糙地进行之中，小提琴夹入了有淘气味的动机。主题三连音音符一面不断分别由某个声部奏出，一面慢慢地转调，直到D大调的主和弦以稳定形态被奏出来为止，继续展开可以说没有强音的经过部。在此后的华彩乐段，是结合了三个主题而开始。也就是说，最初的9小节不外是由谱例7、8、2结合而成。华彩奏完之后，以快板重新开始了全曲的结尾，惟在此也以自由的形态采取即出的素材。在此(谱例2)的音型乘着轻快的六拍子，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。(谱例1)的十六分音符平稳缓慢的音型，在此以更快的速度再现，使终乐章充满了一气呵成的活力，这是值得注目的。

纵观施特劳斯的作品，以非常轻快、优美的器乐作品为多。就像是自己在回想逝去的美丽时代一样，施特劳斯又回到了青年时代的作风。音响变得收敛些，主题也变得相对朴素了，抛弃一切形而上学的难解度，一面在玩味自己所获得的音乐经验，一面在不断地产生拥有独特的平衡与均一的作品。

(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双簧管教授、音乐学硕士)

